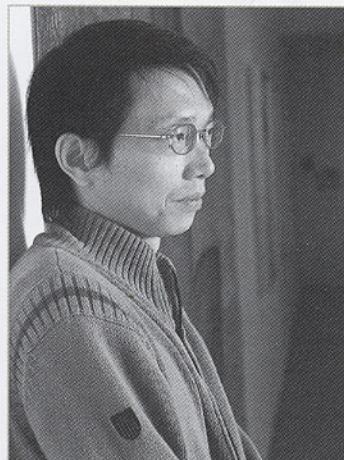


PROFILE



新腥人類—姚瑞中

採訪：宋憶嬌 人像攝影：陳志成 圖片提供：姚瑞中

姚瑞中，1969年生於台北，國立藝術學院(國立台北藝術大學)美術系理論組畢業，94年開始發表「土地測量系列」、「歷史測量系列」，97年代表台灣參加威尼斯雙年展，除了藝術創作並且不定期發表評論文章。

與姚瑞中相約在誠品畫廊見面，即將佈展完成的場地仍然有點凌亂，這次展出的樣貌已經大致呈現出來，以「群魔亂舞」為題的台灣當代表素描展，相對於以都會中產階級為客層的展覽場地，姚瑞中刻意找來源自民間底層文化的藝術家，以沒有過多修飾的素描形式，挪用民間信仰及宗教形式，呈現出一反傳統印象的張狂美學，希望藉此反思社會上肉體感官氾濫的現象。

談及創作的源起，在大學時代參加登山社，常常翹課去走山，直到畢業一共爬了六十多座山，也在爬山的過程中衍伸出行動三部曲的第一部「本土佔領行動」，他自己裸身在台灣六個曾經在歷史上被外族佔領者登陸的地點，仿效小狗撒尿的方式，宣佈佔領地盤，在看似戲謔的行為中，想要傳達的是對於台灣主體性的思考，到底什麼是台灣人？討論台灣過往悲情的歷史，相對於向來多以抗爭、沉重的方式回顧歷史議題，他透過個人的行為突顯期間的荒謬，來影射台灣歷史的荒謬。在本土佔領之後，接著下一個階段的目標「反攻大陸行動」，為了趕在1997年大陸收回香港前發表作品，他特別提前入伍，以取得反共的「身分」，



右圖：本土佔領行動，日本展出一景，1998年。右頁：本土佔領行動，伊通展出一景，1994年

1996年在伊通公園發表序篇及入伍篇裡他在充斥教條的軍中刊物《革命軍》裡，他以鋼筆描繪出旋浮在半空中、脖子上繫著螺旋槳的人型，在象徵台灣海峽的藍色汪洋上徘徊打轉，思索究竟是台灣人亦或中國人的問題，反映了他這一代年輕人的身分認同混淆。當完兵後的裝置作品shitory(用shit和history合造的字)，一個虛無的、坐在金馬桶上占著茅坑不拉屎的人，由陽具延伸的釣竿垂吊著自己的墳墓，象徵對萬年國代的反諷。退役後的反攻大陸「行動篇」，到大陸十個地點以觀光客的姿態以軍中訓練的標準立正姿勢、在空中躍起，形成懸浮在空中的身影，當歷史更替，當年的口號只能成為荒謬不稽的見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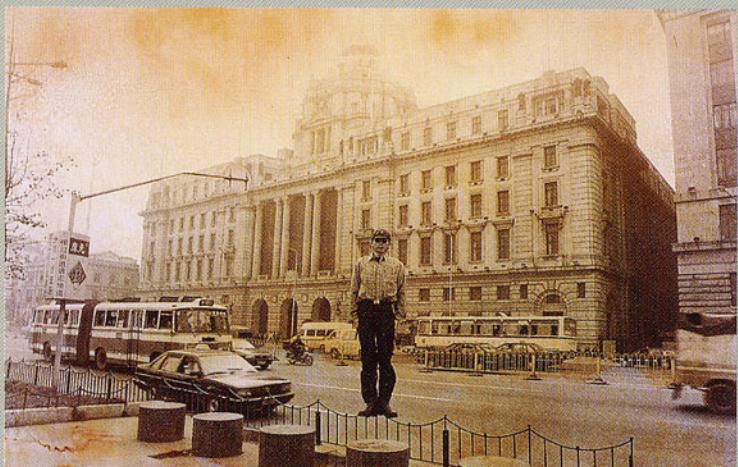
行動三部曲的第一部「本土佔領行動」是談台灣主體性問題，第二部「反攻大陸行動」談台灣之外的中國問題，第三部「天下為公行動」討論的是海外華人問題，概念發想是他發現國外許多的大城市都有中國

城，而且有極為相似的城門，上面掛著天下為公的匾額，於是他跑到這些中國城前面留下舉雙手投降的影像，觀眾可以拿著槍對他的影像瞄準，就像外國警察面對不明分子侵入的舉動，他想要討論的是中國城居民雖然身處國外，卻依循著舊有在中國的生活方式，因為戰爭帶來的流離失索及對西方的嚮往，造成海外華人離開中國卻又充滿對故土懷念的矛盾困境。2002年八月間赴大陸西南地區完成、尚未發表的最新作品，有個像香港電影般令人發遽的長串名字，「萬里長征行動之乾坤大挪移」，姚瑞中依據當年毛澤東從江西逃往延安的路線，選擇十個國共內戰過程中具有關鍵意義的據點，呈現他在當地倒立的影像，反映了人們心中改變歷史的潛在渴望。

行動三部曲之後姚瑞中持續提出對於台灣社會現象及人性的觀察，他認為台灣有一種特殊的美學現象—「贗品文化」，就像常在路邊看到仿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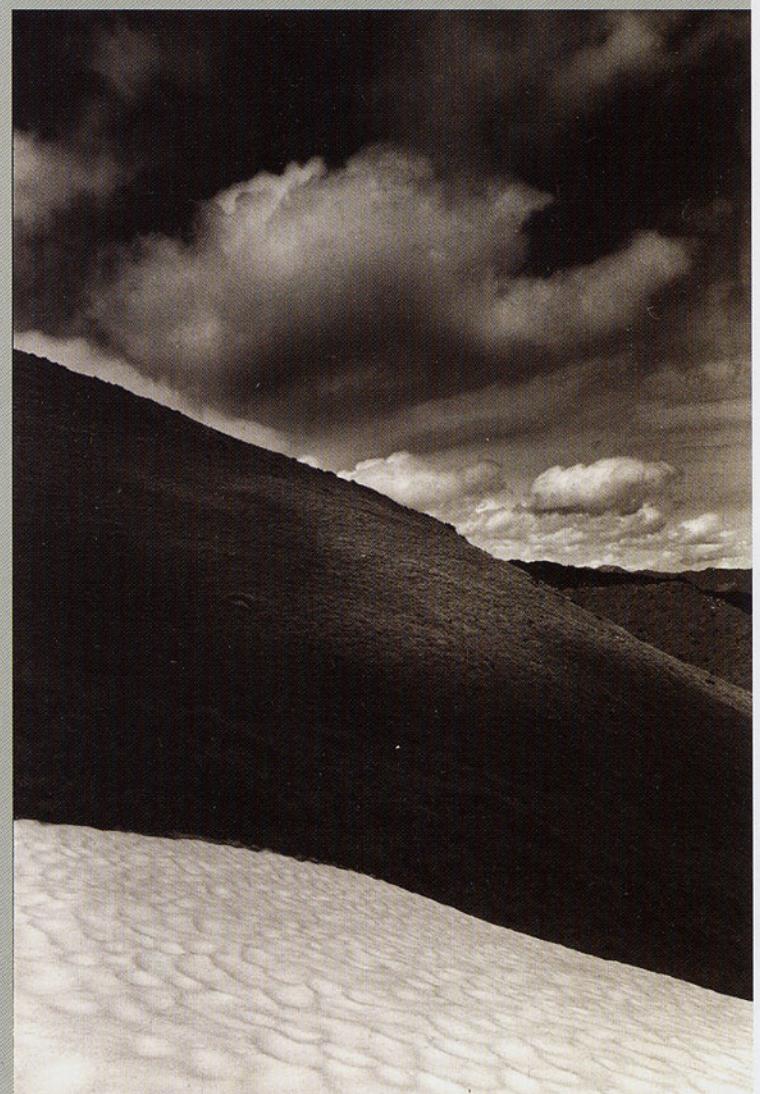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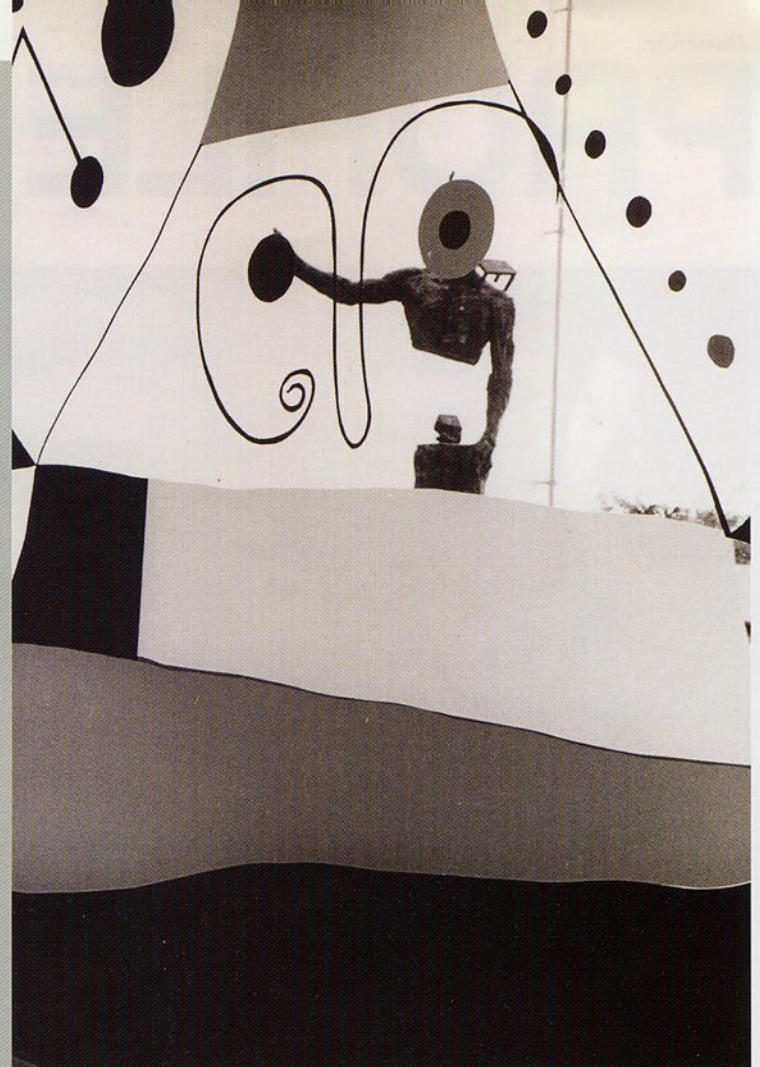
左圖：反攻大陸行動「行動篇」，上海灘，1995~1997年



洛克或其他風格的建築，但是使用的卻是替代性材質，便宜、易拆，也許一場颱風後就消失無蹤，但過一陣子又像野草一般春風吹又生，俗艷的造型色彩，非常臨時性的建材考量，反映出台灣人「非常臨時」的性格，他也藉由各種光怪陸離、怪獸一般超現實的影像反映人性中潛藏永無止境的慾望，希望藉由神性(宗教信仰)超脫人性中潛藏的獸性，但他認為神性、人性與獸性三者其實是並存的。

近年來姚瑞中針對過往發表的作品建構出一套「荒誕美學創作發展系譜圖」，可以看出他的創作多產及思慮縝密，從1985~87年的實驗摸索階段，到1987~90年表達疏離情境的空間測量、表達本土關懷的「土地測量」、荒誕歷史的「歷史測量」(行動三部曲—本土佔領行動、反攻大陸行動、天下為公行動)、環境測量(造神運動、荒謬環境、金碧山水)、表達人的荒謬處境的「人體測量」。不希望自己創作被侷限，除了一般人印象裡的裝置藝術或者行動藝術，他平時也以素描的方式隨時記錄靈感、從小就在玩攝影，還有和藝術學院同學一起成立的「天打那實驗體」，結合了舞蹈、音樂、美術領域的元素，每次展演都提出迥異於傳統印象的實驗性劇場，以1997年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演出的「那又怎樣？」，舞台設計構想來自於電路板，充滿鮮豔炫目的色彩，座位漂浮在地面上、舞台是到處發生的，嘗試打破舞台和觀眾之間的距離，也顛覆了既定的舞台印象。

作品多以荒謬、無厘頭、調侃的態度呈現，然而在看似冷眼旁觀的嘲諷中，更深刻的是對這個環境的期盼，對於整個環境還是抱持樂觀的態度，因為有所期待，所以才會批評。而為了專心創作，姚瑞中退伍後沒有上過一天班，只是不定期的接一些案子來做，「直到99年前都很辛苦，也曾經有一段時間每天都吃泡麵或者饅頭果腹」，但是這兩年透過寫文章、逐漸賣出一些作品，經濟狀況比較好轉，問他怎麼能夠堅持這樣的方式？「就是一股信念吧！」採訪時正是他的著作《台灣裝置藝術1991~2001》最後完稿階段，每天忙到只睡幾個小時，但他依然覺得很值得，「在國外參展次數多了，有感於台灣藝術家在國際間不受重視，希望藉由這本書，讓國際間更了解台灣裝置藝術發展的狀況」，他說，「藉著創作達到理想中烏托邦的境界，彌補現實上的失落與不足，沒有想太多，能做就去做了」。



左下圖和右頁：介入系列，1991-1992年 / 1992年攝影新人獎得獎作品